gift

懶隱先生文集卷之七

附錄

年譜

仁祖大王二十二年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五日壬辰時先生生于醴泉郡金陵里第金陵在郡南二十里先生之考處士公寓居于此○母夫人金氏淑愼莊嚴明於大義方娠有異夢旣生炯然俊爽大異凡兒

二十七年己丑先生六歲○初受曾史一編文理卽通不煩師敎羣兒喧聒戲嬉視之若無覩聰明秀朗容止端重長老見之知其爲大器

孝宗大王五年甲午先生十一歲○三月處士公遭申夫人憂先生助執饋奠禮無違者

八年丁酉先生十四歲○未成童時已嘗危坐讀書不出門戶至十四五博通經史慨然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讀至聖賢嘉言善行輒改容三復焉

九年戊戌先生十五歲聘夫人權氏學生鋏之女太師幸之後

顯宗大王元年庚子先生十七歲與儕友講心經于校宮約會一二同志遠近聞風而來講論月餘而罷

五年甲辰先生二十一歲五月丁處士公憂處士公疾革先生血指和藥以進及喪哀毁踰制葬祭一依文公家禮

七年丙午先生二十三歲秋服闋處士公臨終顧語曰汝須一意勉學及時進就則吾死不恨矣先生奉承先訓刻勵奮發與弟世標交修幷進取六經四子性理諸書講究切磋至忘寢食以遠大自期所與遊皆一世名儒常痛恨神州陸沈慷慨作詩曰誰道男兒有壯圖長纓未繫北

單于邇來喜得雲南
信每向遼人問姓吳

十年己酉先生二十六歲權荷塘斗寅來訪講心經先是先生兄弟往謁仲父監司公于元塘里權公適來相遇定爲道義之交歸語人曰今行見李君則兄弟其識詣已湥容貌辭氣非俗子所及始知名下無虛士也至是袖心經附註委駕來訪相與講讀論辨終晝達夜留數日因屬先生點批

十三年壬子先生二十九歲築孤山草廬始自金陵移卜孤山築一室齋曰向陽堂曰翠寒合而扁之曰孤山草廬有詩曰鶴懶無心報客過人間不復種梅花等閒點檢村童話錯道孤山處士家先生日處其中覃精篤學行誼日章學者來聚屢登薦書縉紳冠蓋多不之公門而先到者

十四年癸丑先生三十歲正月與儕友修禊以講磨道義

時安東禮安諸名流修稧自甲戌至癸未合三十六人約以道義相磨過失相規期以永久勿替號甲稧如柳校理世鳴金都事命基李佐郎瑄權正郎聖矩權司禦斗寅諸公文學行誼尤爲一時所宗先生本非一甲而諸公引司馬公耆英會故事遂與同每以三月十月聚會講討交相勑厲云

肅宗大王元年乙卯先生三十二歲八月中增廣生員試先生初不事擧業及弟世標讀書過瘁病歿一妹又夭念無以慰親意遂勉治程文始陞上庠連中東堂鄉解赴禮闈先生嘗赴東堂試考官語人日壯元不出李某親舊聞而喧傳試日先生晨起理髮故爲千梳不及門時人傳笑以爲李千梳

三年丁巳先生三十四歲中增廣會試居魁旋罷榜自是廢擧累不赴

三月長子晦兼生○四月遊白馬江時先生仲父按節湖西先生往謁因遊白馬江有行錄詩篇

四年戊午先生三十五歲與諸生會講于槐亭有勉學詩

六年庚申先生三十七歲讀書于鶴駕山中先生至是遂廢舉就閒研究李孫山惟樟兄弟數來講學每歎其識諸精濬

九年癸亥先生四十歲四月李瀣來學李公龍宮人來請業先生愛其資質授以小學勉以向上之業卒至成就六月子濟兼生○十一月增廣及第出身時上孝廟徽號有慶科大夫人命之赴遂中東堂解第二會試居魁許玧榜第六人聲望蔚然衆以得人賀

十年甲子先生四十一歲十一月權知成均館學諭分館時當路者以鳥山南士論此人皆主之遂抑置成均四年不調

十一年乙丑先生四十二歲與宗人會于眞寶岐谷堅始祖

密直公墓碑（仲父大諫公作碑文先生書之）

十三年丁卯（先生四十四歲）十月陞朝奉大夫除昌樂道察訪（淸愼自守郵卒安之）

十四年戊辰（先生四十五歲）十二月陞朝散大夫

十五年己巳（先生四十六歲）正月陞奉列大夫○閏三月拜成均館典籍（昌樂遞歸時驛卒潛置冊紙數十束於衣籠中先生覺之叱還之）翌日擢拜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郵官直除玉堂盖異數也先生以陞擢太驟上章力辭　上不允○先是　上特　命選史局材先生膺首薦會領相權大運趣請中登對首言李東標文學行誼爲當世第一向者抑置成均非公議今宜改分館置之南床而但進用方急請用不次之例亟令入侍

經幄以輔 聖德參議權瑎 亦特薦李東標 權斗寅皆經國大村若用之可做三代之治於是 上卽傳教吏曹特陞典籍 五月移拜司諫院獻納別選知製教此後除拜每帶三字銜 先生在鄉未及赴京有 坤位遜出之變驚遑登途以未參伏閤上疏自刻因伸救諫臣吳斗寅朴泰輔李世華李尚眞等又言趙嗣基事 四月 上下嚴教將廢 中宮朝臣廷諍不得前判書吳斗寅前監司李世華前應教朴泰輔等上疏極言 上震怒親鞫嚴刑皆遠竄泰輔斗寅道卒 仁顯王后遂遜處私第李相國尚眞時方郊居上劄論諫又被栫棘之命仍 下教此後如此疏章論以逆律人無敢復言者先生初承 召命將上疏辭職及聞此變蒼黃上京及呈疏自刻因救四臣略曰臣帶職在外已過兩月國有大事之日不得與諸臣伏閤之列進退無據罪戾山積請治臣罪以爲人臣逋慢者之戒吳斗寅

朴泰輔等雖有妄言之罪然其至誠惻怛之意
殿下既已俯燭貸死遠竄而數日之間相繼殞命
以殿下好生之仁亦必有怛然於中者矣宜少
霽威怒明示悔端加之以卹典豈不爲大聖人
包荒之度哉李尚眞減宥之典已從儒臣之請李
世華放釋之命亦允大臣之箚凡在瞻聆孰不
欽仰聖德而惟是尚眞未蒙全釋亦非王道蕩
蕩一視同仁之道也噫遇事爭論人臣之分也扶
植彝倫殿下之事也以殿下今日之事立
殿下之庭食殿下之祿者擧皆順殿下之旨
從殿下之令而無一人敢言者則殿下謂
殿下之臣何如哉今日殿下之臣凡在言責之
地者固未嘗不急言竭論而猶以伏閤驟止爲恨
其心豈皆不忠於殿下而不恤國家之計哉
誠以臣子之分義當然故也分義所在冒死抗言
者殿下亦宜視以爲當然豈可竝罪而嚴絶之
以累淸朝盛德之化本哉其間設有不擇之語
殿下猶當寬而容之置而勿問而天威震疊
羣下失措摧沮挫折顚倒蒼黃終不能自盡於大小
事之際人情懍惕以言爲戒後雖有硬脊強項之

士孰肯冒椹質甘鼎鑊爲 殿下死者哉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雷霆無竟日之怒 殿
下獨奈何重一言之悔而輕失四方之望乎臣與
朴泰輔李尚眞等平生所昧臣何敢觸冒嚴威爲
數人遊說哉只以區區憂愛之忱直欲納吾君於
大中至正之域故妄言及此臣罪萬死又曰伏聞
副護軍臣趙嗣基歸自謫所而中道進一疏臺論
峻發至請竄逬遐裔臣初不知其疏所言何事竊
私心訝之以爲嗣基一生以言獲罪今於十年投
荒之餘行未至家又復妄發自陷罪釁其情亦甚
可悶及見其疏本臣不覺愕然之至嗣基年紀老
耄其言之昏謬固不足深責然語犯 宮闈有駭
觀聽雖其本情必無他意而顚妄之失在所難免
上答曰趙嗣基之疏語涉 先后極其悖妄不
可不重究令該府遠竄而至於被罪諸人業已區
別處分則今茲云云太涉無嚴況今分義旣絶大
事已定之後伏閤驟止之恨不恨何敢擧論於今
日乎殊甚駭然也踏啓字罷黜○時諫臣皆被刑
先生初聞有變欲冒死極言而以太夫人年高恐
貽深憂以此意陳稟太夫人許之先生卽搆疏上

京語甚直截見者縮頸以爲　處分已定　嚴旨
又下自與於變初諸公之時今以此事就死是無
補於忠而有違於孝乡抹去危言競挽力止之先
生不聽詣　闕詣呈人皆爲之恐懼而先生猶以
不得盡所懷爲恨疏　八　上怒事將不測賴儒臣
捄解罪止罷黜人皆以爲天也蓋其初本有玉山
新阡羊馬嵯峨驪陽舊宅氣像愁慘等語其他無
非危言當日見疏本者無不擊節聳歎權公斗寅
有書曰當此時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可謂不負所
學而足以有辭於萬世尤覺吾黨生色以曩時交
象觀之兄疏登徹之後必有非常處分而恩譴至
此非始慮所及云　又有當時諸賢聞見記事錄

未幾敘拜兵曹正郎　時儒臣白　上曰李東標言
人所不敢言其本心實出憂
愛之誠若因此退斥則犯孟子昔進今退之戒也
東標經學精醇更加收用得備勸講必多補益矣
上曰東標之疏極爲率爾一時譴罰雖不可還
已而豈有因此永棄之理乎　遂敘拜兵曹正郎

拜弘文館修撰上疏辭　不允　先生念國事悒悒不樂語及　中臺

事輒嗚咽哽塞每過遜第必下馬雖昏夜未嘗廢焉六月呈辭還鄉時以閔鼎重按律事兩司玉堂齊會請先生合啓先生正色折之曰諸君當 中宮遜位之日不能碎首力爭失入臣殉國之義今又欲論罪此人耶其如 聖母何左右猶敦迫不已先生臥不應有一人扶起强進筆硯勸令草啓曰諸名士滿座何其太簡傲耶先生厲聲曰吾雖無似職在 經筵豈有代人執筆之檢討官乎遂引出呈辭棄歸僚議譁然行過丹陽占得山水庄蓋先生痛念國事且與時論不合既歸益無當世之意故卜此幽居之所七月拜司諫院獻納遞付副司直八月復除獻納十一月移弘文館修撰皆辭不赴○是歲移居郡東川西村築靈泉庵于鼎山東鼎山洞壑深邃蒼壁削立甚有泉石之勝先生築室以爲讀書講道之所優遊自適若將終身

十六年庚午先生四十七歲二月陞奉正大夫復拜司諫院獻納○三月陞中訓大夫遷弘文館校理○四月上疏乞郡　除襄陽縣監自己巳初卽擬銓郞朝夕且拜而至是上疏乞郡吏曹稟啓　上曰情雖可矜而不宜輕許外補令該曹優給衣資食物領左相幷請暫　賜依願遂除襄陽卽拜　闕還鄕一時名流出餞遠郊莫不以脫略瀛館遠赴仙都爲歎尚而咸稱李謫仙

五月奉大夫人赴任所朝暮進食必親自省視數張樂上壽政尚清簡一境晏然

六月陞中直大夫○八月遊楓嶽有金剛山記關東錄等篇

十月陞通訓大夫

十七年辛未先生四十八歲二月拜司諫院獻納大臣啓曰李某經術士不宜久在外　上曰此予意也斯速召還遂拜獻納

三月承　召還朝衆

西學教授異時學官對諸生多倚席自高不爲禮下先生每入學中張拱揖遜周旋中禮勸學考試必盡誠心諸生皆瞻望風采始知師教之親切也 四月移弘文館副修撰時 上謂 章陵輦過六臣墓遣官致祭因廷議復六臣官諸臣言春秋爲親者諱先生進曰諸臣 持重非以六臣節義爲不足尚意亦有在然若使 世祖朝旣誅而旋奬豈不爲千古盛德事今雖與此少異前日 聖教只欲褒其節義而已帝王家事得罪先朝者後世亦多追奬今之將順 聖教未知其不可也 上嘉納之 六月移副校理上疏乞暇歸覲○七月拜司諫院獻納○八月承 召還朝尋遷弘文館校理時 上謂文廟試士先生以考官方詣 闕有一友爲其子書囑先生答之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亦終不道其人姓名旣試 上賜李鑾閔章道等五人第還宮時新恩率優戲先導先生啓曰倡優雜戲聖人所惡 殿下欲以此聳動諸生恐非以正率下之

道也時諸名士皆赴章道後拜
獨先生與洪公重夏堅立不動九月有雷變上劄
論遇災修省之道略曰冬月之雷變異非常而上
朔之日其變尤大立冬之節便
是上朔而災異之家最忌是日臣不知何樣禍機
伏於冥冥而仁愛之天警告至此也噫 殿下之
國 殿下以爲安乎內而朝廷無一可恃之勢外
而邊境有朝夕難言之虞設令有變將若之何臣
待罪 經幄不勝憂愛之忱妄陳愚衷得三說一
日開言路自古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主孰不知納
諫之爲盛德而自用私智以至喪國而不悔者滔
滔也近者言路杜塞讜論不聞事係君上則不敢
言事係大臣則不敢言事係兩銓則不敢言事係
貴戚則不敢言以先意承順爲善策以嬰鱗觸諱
爲大禁誠以累經變故人心危懼苟冀無事軟熟
成習無復有直截敢諫之風 聖質英明輕視臣
隣雖勉爲優容而未嘗有翕受敷施之實乾道日
亢下情日壓若此不已雖使不幸而 國有大事
殿下何從而聞讜言乎此非國家之福伏願
殿下優容諫臣大闢言路猶恐直言之不聞而不

患其太激則幸甚二曰恢公道公道者國家之棟樑也昔哀公問服民之道聖人不及於政令事爲之間而眷眷於擧直錯枉之說豈不以人心之向背專在於用舍之公哉近日私意橫流倖門大闢因緣攀附躁競成風朝士大夫之間能以此爲恥者鮮矣名器不重仕路益淆此豈清朝之美事哉伏願 殿下痛抑私逕恢張公道爲官擇人而不爲人擇官則人心可得以服矣三曰振紀綱紀綱者國家之元氣也歷觀前古紀綱之不立而其國之能治者無之近者徒事玩愒日益亂斁大官悠悠小官泛泛雖 聖明厲精於上而卒無能仰承休命沓沓泄泄日趨於危亂之域有 君無臣豈不爲千古之恨人之德量才器自有定分不可强也至於謹守國家三尺不容一毫私意而爲吾君盡心國事豈人之所不能也誠使 上之人大警動大勑厲日加敎戒而隨之以賞罰則孰不感 殿下之恩畏 殿下之威而不爲之振刷哉又曰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先儒所謂大根本者是也臣之事 殿下亦久矣其寂然不動之地雖不敢仰測而試以見於外者言之 英

銳太過而或歉於持久文華有餘而或欠於篤實使臣言而妄則幸矣不然 殿下於實之一字不可不加意也帝王之學不貴於尋行數墨將以體驗身心澆灌義理推而施之於政事之間而已 殿下雖日接儒臣淹貫經史未見其體得親切見於施措者臣恐 殿下於本原之地猶未有實用工處也先儒之言曰未讀時只是這樣人讀了後又只是這樣人便是不曾讀伏願 聖明澄省焉 上以優批獎諭有一則愛君二則憂國之教

○先生在 經筵日久講讀明白敷奏剴切經義之外陳說帝王之學隨事陳戒不止就事論事凡有敷奏 上每傾聽退則必目送之時 經幄諸公咸推先生為第一 十月請暇歸覲 上特下備忘記于政院曰李東標文學合置經幄以備顧問而第鶴髮偏親遠在嶺外每切陟屺之念安能專意職事今又受由歸覲至情所在雖不得不許而宜有體下軫念之道俟病少間將母上來一以便定省一以盡職事先生上疏以為自古人臣得此異數者必其人進退有關於國家今臣無狀豈敢冒昧承當且母病方劇無計上道

請收　成命　答曰爾其歸覲病母俟待春和將母來京毋違予命因　賜大夫人衣資食物先生又上疏言累違　召命及承　異恩非所以示勸懲也請還收　上不允先生以大夫人荐蒙　恩私爲設壽筵大會親戚先生朱衣象笏奉觴　獻壽監司守宰皆陞堂稱壽觀者皆歎息感泣　十二月拜司諫院獻納承　召還朝尋拜吏曹佐郎兼　世子侍講院司書銓郎爲當世極選先生素不喜榮塗方欲上疏力辭會　上將親視大政日限甚窄不敢辭遂出肅上御興政堂視政政畢　宣醞先生性素愛酒而節飲不放是日　宣醞罷後　上特選酒戶寬者酌以大巵先生亦與焉行至十數巡同進者多昏倒命內官扶出先生從容退出禮無虧失人皆服其定力今有興政堂　親政圖藏于家

十八年壬申先生四十九歲春因金東岡全沙西　宣諡行乞暇省親累呈辭　不允六月始還朝與時議不

合棄官歸家銓曹職掌掄選凡仕途之進退通塞郎官實主之先生一從輿論不隨勢低仰時閔黯當朝柳與李皆勢家子弟銓長欲置之淸選先生以爲柳無文望李當　中壺遜位時爲館儒疏首避大論章道素無行爲士類所賤峻塞之幷去淸錄中銓長及諸僚相顧愕然曰閔某時相子李柳亦名閥何不見錄先生曰此數人皆有物議不可以家勢冒入銓長怏怏無柰何也至使人諷意曰若不塞閔柳吾亦通權聖矩先是嶺人權聖矩有文望先生欲通淸路而銓長沮之先生笑之曰吾於此事非有一毫私意銓長乃欲效小兒換繩態耶卽日匹馬南歸大政纔隔數日矣洛中士大夫莫不嘖嘖曰今日復見小退溪多有追別江上者時江雨霏微先生披簑上船片棹浩然望之若神仙焉蔡希庵彭胤贈詩敍別有曰未定新巢違禁樹却回驚棹出瞿塘之句先生旣自放江湖蕭散以遣鄉人請爲鼎山洞主先生會諸生行庭揖禮因與讀朱子大全家禮及退陶先生集講論不怠

八月拜副校理兼教授又拜校理尋移獻

納復拜吏曹佐郎兼文學○十月拜校理兼弼善
又移吏曹佐郎皆上疏辭不赴先生累承　召命而皆不赴日畢竟
難進之義參前倚衡未遑銓郎之前叚不可更入脩門有詩曰一枕依然千夢牽萬松如海室如船
須知六國封侯印不直東都二頃田讀易于靈泉庵先生每日未明輒起整衣冠端
坐研究精微工夫日篤有答門人金爾甲大極辨說及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解書愚伏
鄭先生神道碑及崇禎處士杜谷洪先生墓碑元判
書景夏記杜谷事蹟云李參議東標己巳風節可以激厲頹俗合大書特書于崇禎處士之墓
十九年癸酉先生五十歲正月拜議政府舍人郡南水邊巖石上有
臺先生與同志儕友出遊臺上時舍人　召命適至人遂命其臺曰舍人臺後先生種竹臺邊有詩
日看竹從來不易看萬竿蒼玉骨全寒誰知一片靈臺裡還有沈沈竹萬竿人傳誦之知先生有壁

立千仞之志歲寒不易之操 尋移司憲府執義侍講院輔德又
再除執義凡十三拜皆辭不赴〇二月又 除執
義先生以一向違 命爲未安遂不得已還朝時人爲之想望或以詩贈之曰舍人風采傾朝
右吏部文章擅世間如今已屬蒼生望何見邦家小奠安市井兒童相戲亦曰汝有李舍人德望乎
又 除議政府舍人尋移執義自壼位變後張希載侍掖掖之勢
所行無忌衆皆媚附莫敢誰何而先生因事收其家人嚴加縲治聞者快之 三月乞暇
歸省〇四月拜司諫院司諫上疏辭因論時政疏略
曰朱熹有言曰士大夫出處去就關風俗之盛衰竊見近者臺閣之臣一違 召牌輒從吏議束縛
驅驟氣像急迫 殿下每以廉隅太勝爲言以臣觀之但見廉隅之都喪不見其太勝也干進務入
奔競成 風濁滓橫流從他笑罵臺官之失職固已久矣而 殿下之待臺臣亦未盡其道十臺諫固

爭而不得一大臣片言而有餘有訑訑拒人之色
無虛懷聽納之美今日言路之杜絶豈盡諸臣緘
婀之罪哉國勢岌岌無一可恃而 主上孤立於
上君臣之間情義未孚耆責隨之羣下震懾惟取
苟容舉手開口惟恐或咈所謂惶恐待罪承政院
上教至當備邊司者不幸而復見於今 殿下巍
然自聖於億兆之上豈不爲便而其於覆國喪邦
何哉且 殿下屢進廷臣而屢黜之方其柄用也
若將加諸膝及其擠而斥之若將墜諸淵易置之
際誅殺大行國脈安得以不病人心安得以不撓
殿下爲諸臣使恩讐則得矣而危亡將隨其後
豈不大可寒心哉而况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不由
正道者皆 細人邪逕之媒也人主一爲所中其計
售矣伏願 殿下痛抑私逕明達四聰擇於大臣
及諸宰中稍公正忠實可任國事者勅厲警告使
之竭心國事不敢爲一身之圖一有不謹怙嬉如
舊譴怒之黜罰之不少假貸彼孰敢不畏 殿下
之威感 殿下之德而爲 殿下用哉 殿下深
居九重耳目有所不及至於大臣宰臣則外朝之
得失庶官之邪正生民之利病無不洞知若使東

心至公彈壓百僚爲 殿下盡誠則何事不可做只被一私字所縛都轉動不得而不暇休戚於國耳亦在御之而已 上答曰疏中所陳未必皆出於得中而有懷無隱予庸嘉焉○時奸細戚里相聯因 宮禁倖門日開國事多有可虞者而無一人敢論先生獨言之疏語切劘貴近時宰益恨忤相與語曰李某泛言大臣宰臣一并詆斥而至若濁滓橫流及稍公正之一稍字甚不祥朝野諸議則以爲與前災異疏莫非補衮斥邪凜然有諍臣風 八月拜成均館司成尋移執義○九月拜應教又移執義○十月又遷應教還朝○十一月陞通政大夫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上疏辭 不允拜 命之日 上特 賜貂帽令於 上前戴之 越三日序陞右副承旨先生素無榮進之志又見時事益淆常懷勇退之意而爲 上恩隆重未

恐便浚居
常戚戚

十二月上疏乞養 除光州牧使 先生草疏乞養往復千餘言語甚悲切 上惻然許之時湖臬有闕政官欲除先生使人就問之先生謝曰方伯法不便奉母願得一小邑以養母遂擬除是邑 翌日拜 命歸家 不待夫馬卽還親庭

二十年甲戌 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奉大夫人赴任所 光州是湖南劇邑氓俗獷悍難治先生旣下車盡除不急之徭一切杷梳窗竇施惠蘇殘德威兩行○筵臣朴世采奏曰李東標卽退溪文純公傍孫而有學問實是嶺南之巨望也己巳上疏言 中壼事初則盡言雖被人刪抹大義亦明正其後托以親老入京從仕之日絕少時任光州而才行卓出別於他人云

七月棄官歸 先生之乞郡外補非但爲養蓋亦預占時象而不欲久於朝竭辭乞外不俟終日至是與方伯因事爭執又卽卷懷方伯書謝力請而終不起

二十一年乙亥先生五十二歲七月拜戶曹參議知製教上疏辭 不允行到龍仁又拜疏歸家先生每喜家居閒養無意就仕而適値 上候違豫不敢退伏遂行到龍仁聞 上候復膳卽再疏還家

二十二年丙子先生五十三歲十二月拜三陟都護府使先是先生累薦擬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參議及除是邑人惜其出而先生爲養便且邑僻有湖海之勝勉起赴任時歲比饑又大水民無食流散殆空先生勞來安集諭令無動條救荒便宜具疏請蠲各樣租稅 上特從之於是民安守田廬無捐瘠州瀕海凡採藿煑鹽及商船上下例有州征山澤之間若權銀屢封蜜筒賦蔘諸瘼重爲民困先生一切革罷使自爲生山民海戶始專其利閤境頌德至有感泣者

二十三年丁丑先生五十四歲春還家奉大夫人就任所○

御史鄭公澔以治蹟論褒書 啓答曰李東標爲政慈詳存心撫字一境賴以安保賙賑之政亦極著實本府未收大同布今方料理官備而且律已簡約自奉甚薄云

二十四年戊寅先生五十五歲三月淑夫人權氏卒于任所返葬于安東春陽縣漁老洞負丑之原秋解歸移居于安東春陽縣漁老洞先生愛其地界邃僻山水清幽築室藏修吟詩曰桃花流水在人間太白千峯日月閒莫道書生生計拙向來猶得買青山蓋欲屛謝世事專意講學以寓平生嘉遯之意也

與荷塘權公書論喪禮常變略曰禮父在爲母及爲妻者皆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實具三年之體也家禮從時王之制父在母喪亦爲三年小祥章只有爲妻服禫之文而不及乎爲母者子服三年故也朱子後來定論以期爲是故今人父在者皆服期既服期則

當以古禮為正而小祥之後直用黲冠
而無禫反不如為妻之期恐無是理也十二月丁
大夫人憂先生自醴泉奉迎大夫人行至禮安元塘大夫人感疾先生衣不解帶藥必躬
煎先嘗出則仰天呼祝積十餘日竟遭大割晝夜
哭擗須刻不輟見者莫不感泣治喪既畢即奉遷
柩車歸于
漁老洞

二十五年己卯先生五十六歲二月葬大夫人于漁老洞先生
逐日哀省雖有雨雪不廢也大夫人於病中念先
生已老恐執喪太過手書遺戒以畀家人既葬始
出而進之勸令節抑先生痛哭曰母氏念我至此
敢不敬奉遺教因淚下如雨紙為盡濕先生年已
向衰而朝夕必親行饋奠不許家人請代血
泣哀毀三年如一日氣力積柴有脹瘡之候

二十六年庚辰先生五十七歲七月十七日先生下世是夏暑熱
特甚而先生日著衰絰常在堊廬蒸鬱中十六日
中暑癨猝欲適宗人自醴泉至先生握手訣曰死

生命也復何恨無一言及家事又扶起謝隣人之問疾者正席居然而逝乃十七日巳時也先生解官未久而無一衣以爲殮又無壽板賓客護喪者益嘆其淸白九月葬于漁老洞丑坐之原合窆之淑夫人墓大司憲李世澤撰行狀判書洪重孝撰墓誌掌令鄭宗魯撰墓表

英宗大王十七年辛酉三月因筵臣啓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因 命錄用子孫是歲正月承旨元景夏奏曰李東標力主淸議嘗上䟽伸救吳斗寅朴泰輔李世華李尚眞諸人樹立卓然此等人特爲崇贈可以風動一世矣領議政金在魯亦曰李東標力塞閔章道通淸其平日持論極淸

不但已已一疏合施表章之典吏曹判書趙尚絅
戶曹判書金始炯相繼陳奏 上曰如此之時持
清議立異可尚遂 贈是職 特書力
主清議樹立卓然八字於 贈帖以下四月行焚
黃禮李訥隱光庭有詩并序云云
金佐郎景泌亦有詩云云

正宗大王八年甲辰嶺南士林追慕先生遺風有請
謚之論而自本道發通于太學
太學回諭略曰懶隱李先生道德文章師表乎百
代德業名節炳朗乎當世 列聖之寵奬如是其
隆重先輩之闡揚如是其藉蔚此生等之素所艷
服欽仰而誦歎慕悅者也僉尊齊聲通諭曠感槩
滚衷赤自激惟玆請謚之舉實是不已之事敢不
樂爲之從事得酬尊景之誠望須亟籲 天閽以
竣大事云云

十二年戊申 賜謚忠簡 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甲辰冬嶺儒生員
權履度等上章請謚略曰伏以 英宗大王十七
年承旨臣元景夏奏言故承旨臣李東標昔在

肅廟已巳疏救吳斗寅朴泰輔李世華李尚眞事
大臣金在魯重臣趙尚絅金始炯合辭言李東標
樹立宜 贈峻秩 上可其奏 贈吏曹判書兼
銜依例其告身特 命書力主淸議樹立卓然八
字以褒之於是乎其立朝大節昭揭日星與所救
諸忠幷垂百世然其行治本末有未悉陳于紸
纊之下而易名之典尚闕於 昭代昔宋臣孔道
輔官中丞鄒浩右正言特以直節幷得顯謚於當
時今李東標所處之義無愧昔賢而其學問之純
深又非兩人之比也 先朝榮 贈已躋正卿伏
願亟擧李東標 贈謚之典以樹風聲俾振頹俗
臣等謹昧死以 聞 上曰李東標行誼予所稔
知所請特許從施是年七月 勑命宣賜吏曹
正郎成德雨奉 敎而來判書徐有隣撰謚狀
憲宗大王十一年乙巳建元山書院于醴泉郡東古
山醴之士林爲先生杖屨之鄉發通于道內建院
立祠知郡金學模作奉安文副摠管李彙寧又
作奉安文叅判柳致明作常享祝
文都正姜必孝又作常享祝文

今上五年戊辰立神道碑樊巖蔡濟恭撰碑銘叅判李彙載書大字士人李泰魯書小字

十二年庚辰文集成先生著述甚多曾經李訥隱光庭權江左萬校勘而入於癸酉火災其後玄孫都正漢膺五代孫衡相掇拾煨燼爲元集五冊續集一冊

懶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七

懶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八

行狀

先生諱東標字君則姓李氏其先眞寶人高麗末有諱子脩中文科討紅巾賊錄功封松安君後移居安東世有冠冕三世而至諱繼陽又遷于禮安成均進士 贈吏曹判書有子諱堣文章經學重一時官至戶曹叅判號松齋子諱壽苓黃山道察訪子諱憑禮賓寺僉正 贈司僕寺正無子以弟副尉諱冲之子諱逸道後仕爲奉事 贈左承旨是爲先生曾祖祖諱之馨生員當昏朝抗疏請斬李爾瞻 仁廟改玉

除參奉　贈吏曹參判考諱雲翼卓犖有志節隱德不仕以親命出后從祖叔父諱之緼配順天金氏生員基厚之女崇禎甲申四月五日先生生于醴泉郡南金陵里第方娠有異夢旣生資相奇偉不與凡兒比自幼舉止端重言笑有節不嬉戲初受學文理卽通不煩師教常對案潛心足跡罕出閭巷見者知其爲大器也年至十四五已博通經史慨然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讀書至聖賢嘉言善行必改容圭復思服膺焉甲辰處士公寢疾先生日夜憂灼至血指和藥以進及其不效則哀毁踰制喪祭一依朱子家禮

處士公臨終顧語曰汝須一意勉學及時進就則吾死不恨先生奉遺訓益自刻勵取聖理諸書講究飫賾至忘寢食嘗曰丈夫志學當以聖賢爲期孜孜不懈博極其趣一言一行動遵繩尺間從一時諸名儒文行修著之人辨問講究益有所折衷壬子卜築孫山日處其中俯讀仰思有詩曰覔去精微如有像悟來神妙不容言可憐此理無人會潑潑嘉魚躍在淵自是德業日進遠近尊信學子坌至問業叔父大諫公性嚴小許可常愛重先生曰吾家家學賴渠而新先生本無意科第榮進而爲太夫人敦勸俛治舉業

乙卯中生員士望素重聲聞益著嘗赴東堂考官先期語人曰今試壯元不出李某先生聞而笑之至試日晨起理髮故爲千梳不及門一時指笑以爲李千梳丁巳魁增廣會試旋罷榜癸亥始登上第當路有忌之者枳槐選丁卯斥除昌樂察訪先生一不少介意恪謹奉職蘓刻殘弊郵卒安之己巳 上命極選史局才先生膺首薦會大臣登對言李某文學行誼爲當世第一宜置南床而進用方急請用不次之例遷臣又以經國大才可做三代之治陳白 上特令選部超陞典籍翌日擢拜弘文館副修撰先生以陞進

太驟上章力辭不赴 召命是歲五月 仁顯王后
閔氏有遜處私第之變吳斗寅朴泰輔李世華李尚
眞等上疏直諫 天威震疊弃置重典仍 下夏有
敢言論以逆律之 敎朝野洶懼舉皆噤舌以言爲
諱先生在鄉聞變驚惶憂歎搆成疏草欲冒死盡言
而以太夫人年高恐貽戚從容稟告太夫人許之遂
賷疏上京疏辭極危截至有玉山新阡羊馬嵯峨驪
陽舊宅氣像愁慘等語其他無非危言知舊見者皆
大驚失色曰在今事體自異變初論此就死無補於
忠而自違於孝多拔去危言競板挽力止之先生不

聽請 闕呈䟽聞者緘頸而先生猶以被刪抹不得
盡暴危忠爲恨其略曰臣帶職在外當國有大事之
日不得與諸臣伏閤之列請治臣罪以爲人臣不忠
之戒吳斗寅朴泰輔等至誠惻怛之意 殿下旣已
俯燭貸死流竄而卒死於道以 殿下好生之仁亦
必有怛然于中者宜少霽威怒明示悔端加之以恤
典豈非大聖人包荒之度哉李尚眞減宥之典旣從
儒臣之請李世華放釋之 命亦 允大臣之劄四
方莫不欽仰而但尚眞未蒙全釋亦豈爲一視同仁
之道也哉噫遇事爭論人臣之分也扶植彝倫 殿

下之事也以　殿下今日之事立　殿下之庭食
殿下之祿者舉皆順　殿下之旨從　殿下之令而
無一人敢言者則　殿下謂　殿下之臣何如哉今
日諸臣固未嘗不急言竭論而猶以伏閤驟止爲恨
其心豈皆不忠於　殿下而不恤國事哉分義當然
故也分義所在冒死抗言者　殿下亦當視以爲當
然而　天威震疊羣下失指終不能自盡於大事之
際人情懍惕以言爲戒後雖有硬脊强項之士又孰
肯冒椹質甘鼎鑊爲　殿下死哉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雷霆無竟日之怒　殿下獨奈何重

一言之悔輕失四方之望乎又言趙嗣基事曰嗣基年紀老耄其言之昏謬固不足深責然語犯 宮闈有駭觀聽雖其本情必無他意而顚妄之失在所難免臺啓之請竄遠停臣竊惜之疏入 上震怒下嚴批曰被罪諸人業已區別處分則今玆云云太涉無嚴況今分義旣絶大事已定伏閤驟止之恨不恨何敢擧論於今日乎殊甚駭然也踏啓字以下事將不測筵臣有陳達救解者 上意釋罪止罷黜人皆以爲天也未久敘拜兵曹正郎六月還拜修撰時三司方有閔相鼎重按律之論齊會請先生參啓先生正

色折之日當 中宮遜位之日諸臣旣不能碎首力爭失人臣殉國之義今又欲論罪此人其禍不但止於此人其如 聖母何諸人猶怵迫之先生臥而不應有一僚友扶起强進筆硯勸令草啓先生復厲聲曰吾雖無似職在經筵豈可代人執筆爲此乎終不肯遂棄官歸七月拜司諫院獻納兼知製 敎遞付副司果八月復 除獻納十一月移拜修撰皆在鄉不赴先生每念國事悒悒憂傷且與世不相合無意仕進愛靈泉川石之幽築室藏修爲讀書講道之所超然自得若將終身庚午十二月又 除獻納三月移

拜校理郎上疏乞郡四月　除襄陽時先生登銓郎薦朝夕且授而遽外補公議惜其去或留之先生曰豈可以榮宦易吾一日之養奉板輿赴任日夕娛侍閭設壽筵以極其慰悅政尚清簡未嘗以官事擾民一境晏然辛未春大臣白　上曰李某以經學之士不宜久於外　上曰予意也三月以獻納承　召還朝兼西學教授異時學官多倚席自高不肯禮下諸生先生每入學接待溫恭勸課誠實居學之士莫不敬服始知師教之親切也四月移修撰扈　駕謁章陵輦過六臣祠遣近侍　賜祭因　命議復六臣

官諸臣多言春秋爲親者諱先生進曰朝議愼重意雖有在然 世祖朝誅之以亂臣奬之以忠節豈非千古盛德事乎帝王家事得罪先朝者後多追奬今日 聖教只欲褒其節而已至哉 王言羣下將順未知其不可也 上嘉納之尋陞校理乞暇歸覲七月拜獻納八月承 召還朝移校理時 上視學設科先生以參考官請 闕有爲子書囑者先生却之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耶亦絕不道其人姓名還宮時 上命賜第諸人率優戲前導先生啓曰倡優雜戲聖人所惡 殿下欲以此聳動諸生恐非以

正率下之道也九月因雷變上劄論修省之道曰冬月之雷變異非常而上朔之日其變尤大立冬之節便是上朔而灾異之家最忌是日臣不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仁愛之天警告至此也噫 殿下之國
殿下以爲安乎內而朝廷無一可恃之勢外而邊境有朝夕難言之虞設令有變將若之何臣待罪經幄不勝憂愛之忱妄陳愚忠得三說焉一曰開言路二曰恢公道三曰振紀綱蓋納諫諍開言路所以廣聰明而成治道也自古人君自非大無道孰不知納諫之爲盛德而自用私智以至於亡國者滔滔也

近者言路杜塞讜言不聞事係君上則不敢言事係
大臣則不敢言事係兩銓則不敢言事係貴戚則不
敢言以先意承順爲善策嬰鱗觸諱爲大禁誠以累
經變故人心危懼苟冀無事軟熟成風無復有直截
敢諫之風　聖質英明輕視臣隣無復有翕受敷施
之實乾道日亢下情日戚　殿下何從而聞讜言乎
此非國家之福也公道者國家之棟樑也哀公問服
民之道而聖人不及於政令事爲之間而眷眷於舉
直措枉之說豈不以人心向背專在於用捨公私哉
近者私意橫流倖門大開因緣攀附躁競成風士大

夫之能以此爲恥者鮮矣疎遠沈屈而不達進取超躐而無漸名器不重仕路益淆此豈清朝之美事也紀綱者國家之元氣也歷觀前古豈有紀綱不立而能國者乎近者徒事玩愒日益亂斁大官悠悠小官泛泛雖　聖明勵精於上而卒無振勵砥礪仰承德意者而日趨危亡之域有君無臣豈不爲千古之恨夫人之才器雖有定分至於守國家三尺不容一毫私意而盡心國事豈人之所不能也誠使上之人大警動大勅勵明目達聰恢張公道立經陳紀痛抑邪逕則在廷之臣孰不精白一心以奉明命而上天監

臨收還咸怒轉灾爲祥去危爲安亶不外是矣然天
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一心先儒所謂大根本者
是也臣之事　殿下久矣英銳太過而或歉於持久
文章有餘而或欠於篤實雖日接儒臣淹貫經史未
見其體得親切見諸行事者臣恐　殿下本原之地
猶未有實用工處也帝王之學不在於尋行數墨將
以體驗身心澆灌義理推而施之政事之間而已伏
願　殿下澄省焉劄奏　上優批奬諭先生在公朝
進止有儀神采煒然玉容山立特出班行每當會議
政事雖遇盤錯棼亂氣間色定剖判如流人莫敢措

贊於其間入侍　經筵講讀明暢敷奏剴切自天人性命之理經國御世之謨究極本末及復啓告不止臨文講繹就事論事而已筵臣皆屬目聳瞻　上亦虛心傾聽及退必目送之十月請暇歸覲　上特下備忘記于政院曰李某文學合置經席以備顧問而鶴髮偏親遠在嶺外每切陟岵之思安能專意職事今又受由歸覲至情所在不得不許而宜有體下軫念之道使之旋病少間將母上來一以便定省一以盡職事先生上疏以爲自古人臣得此等異數者必其人進退有關國家今臣豈敢僥冒承當且母病不任

上疏請寢成 命答曰爾其歸覲病母徐待春和將
母上京毋違予命因 賜太夫人衣資食物先生復
陳辭固謝懇請還收 不許先生喜親之年後 上
之賜爲設壽筵以榮之十二月又以獻納 召還節
除吏曹佐郞兼侍講院司書壬申春奉 命南下
便道省親尋還朝銓曹職掌掄選凡仕道之進退通
塞郞官例主之先生注擬公正無一阿好之私時李
柳皆當時勢家子銓長吳始復欲通淸選先生獨以
爲柳無文望李當已巳 中壼遜出時以館儒疏首
規避大論堅執不許銓長又欲通閔章道先生復峻

蹇曰章道素無行爲士類所賤不可以時相子故冒錄銓長及諸宰皆駭怒嘖迫卒無柰何至使人諷諭曰若許閔章道吾亦通用嶺人先生歎曰吾於此事非有一毫私意銓長乃欲效小兒換繩態耶卽日呈告匹馬南歸大政只隔數日矣洛中士大夫莫不嘖嘖曰今日復見小退溪蔡學士彭胤贈別詩敘有未定新巢却回驚棹未秋歸帆若是其勇之語先生旣退處江湖蕭散自娛日會諸生於鼎山行庭揖禮講論不怠六月拜獻納八月拜副校理又拜校理兼教授尋移獻納九月復　除吏曹佐郎兼文學十月拜

校理兼弼善又移吏曹佐郎皆辭不赴曰畢竟難進之義參前倚衡銓郎未遞之前尤不可更入脩門常居靈泉別業讀易梁明而起整襟端坐終日講究精微有答門人金爾甲太極辨說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解癸酉正月拜議政府舍人移司憲府執義侍講院輔德二月又再 除執義轉司僕寺正前後除拜至十三遞以一向違 命爲未安遂不得已趨 召都人皆爲之想望有以詩稱之曰舍人風采傾朝右吏部文章擅世間如今已屬蒼生望佇見邦家亦奠安市井兒童相遊戲曰汝有李舍人德望乎歷舍人

轉執義首　壼位變後張希載怙恃椒掖之勢所爲
多無狀而舉世媚附莫敢誰何先生捉囚其家人嚴
加縲治不小容貸聞者快之三月又丏由歸省四月
拜司諫院兼中學敎授上辭疏因論時政略曰朱某
有言曰士大夫出處去就關風俗之盛衰竊見近日
臺閣之臣一違　召牌輒從吏議束縛馳驟氣像促
迫非所以使臣以禮之道也　殿下每以廉隅太勝
爲言以臣觀之但見廉隅之都喪不見其太勝也干
進務入奔競成風濁滓橫流從他笑駡區區呈告之
紛紜會是以爲廉隅乎雖然此猶言其外耳若夫臺

官之失職固已久矣而 殿下之待諫臣亦未盡其道十臺諫固爭而不得一大臣片言而有餘有訑訑拒人之色無虛懷聽納之美今日言路之杜絶豈盡諸臣婞婀之罪哉且 殿下屢進廷臣而屢黜之方其柄用也若將加諸膝及其擠而斥之若將墜諸淵易置之際誅殺大行國脈安得以不病人心安得以不搖 殿下爲諸臣快恩讎則得矣而危亡將隨其後豈不大可寒心哉而況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不由正道者皆細人邪逕之媒也人主一爲所中其計售矣伏願 殿下痛抑邪逕明達四聰擇於大臣及諸

宰中稍公正忠實可任國事者大警動大勅勵使之竭心國事不敢爲一身之圖一有不謹恬嬉如舊譴怒之黜罰之不少假貸孰不畏　殿下之威感　殿下之德而爲　殿下用哉　殿下深居九重耳目有所不及至於大臣宰臣則外朝之得失庶官之邪正生民之利病無不洞知若使秉心至公彈壓百僚爲　殿下盡誠則何事不可做只被一私字所縛都轉動不得而不暇休戚於國耳時姦細戚聯倖門大開國事多可虞者而無一人敢論先生獨抗言不諱朝野皆以爲補衮斥邪凜然諍臣之風而當路貴近益

噎媢焉八月拜成均館司成移執義九月拜應教又移執義十月還拜應教還朝十一月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上疏辭不　許拜命之日特　賜貂帽令於榻前戴之越三日序陞右副先生素無榮進之志常懷勇退而感激　恩私未忍便浚殫竭貞忠隨事盡言剛方正直無所顧諱積被權貴者憾怨　上眷彌隆而蹤跡益臲且念太夫人年老多病難於遠離陳情乞養言甚悲切　上惻然許之適會湖臬有窠政官欲以授先生先生辭曰藩任不便將毋願得一小

邑十二月 除光州牧使翌日拜辭還鄉甲戌春奉
太夫人赴官其歡侍承養一如襄陽時光爲湖南劇
邑民俗獷悍難治纔下車除徭去瘼撫摩有方民以
悅服政化大行儒臣朴公世采 筵奏曰李某卽先
正文純公旁孫而有學問實是嶺南之巨望也已巳
上疏言 中壼事初則盡言雖被人刪抹大義亦明
正其後托以親老入京從仕之日絶少時任光州才
行卓出別異他人云七月與方伯因事爭執投紱歸
家乙亥秋拜戶曹參議知製 教辭不 許尋以
聖候違豫赴 命行到龍仁聞 聖候已平復卽呈

再疏而還丙子冬 除三陟府使先是累薦擬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參議及 除是邑人惜其出而先生爲養便且以邑僻有湖海勝俛起赴任時歲比大侵民無食流逋殆空先生捐奉賑濟勞來安集革蔘蜜之稅罷山海之征使自爲生又條救荒便宜具疏請蠲減各樣徭賦 上特從之於是民以還聚奠居無捐瘠者鄭相澔時爲按廉御使以治績褒啓戊寅秋解歸民追思鑄銅鑱其德先生平生難進易退之節終始無渝於內外小有不協意輒遂卷懷自筮仕十數年間造朝供職之日未滿二百在外僅五考蘊抱

經濟未盡展布其所學道之難行有如是夫先生旣歸喜安東春陽山水遂定移居計十月自醴泉奉太夫人行至中途太夫人感疾遭大割仍奉柩車葬于漁老洞廬守墓下朝晡省號雖大雨雪不廢也先生素患泄至是柴毁有脹痞之候而日持衰絰執禮愈嚴家人潛試薑桂滋輒覺不食晨夕饋奠必躬不許請代庚辰秋添暑癯瘁欿幾不能言命侍者扶起謝親舊來問者正席恬然而逝卽七月十七日巳時也享年五十七時先生解官歸屬耳而無衣以爲歛見者益歎其淸白訃聞 上驚悼特 賜賻九月二十

日合葬貞夫人墓左負丑之原今 上十七年辛酉
承旨元景夏白 上曰李某力主淸議嘗疏救吳斗
寅朴泰輔李世華李尙眞諸人其樹立卓然如此之
人特爲榮贈可以風勵一世矣領相金在魯曰李某
平日持論極淸不但疏救諸人又力塞閔章道通淸
矣吏判趙尙絅戶判金始炯亦相繼陳奏領相又以
崇品褒贈爲請 上曰李某有子孫乎景夏曰其子
濟兼登文科爲馬官適以責罪被謫旋蒙放所坐初
不大段當施十世宥之之典矣 上曰此時持淸議
可尙李某特贈正卿其子陞六子孫錄用可也三月

遂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
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仍又特 命書
力主淸議樹立卓然八字於贈帖 宣賜之嗚呼先
生以醇儒之姿生名賢之世充養有道樹立卓犖而
史家傳記或略於學問造詣儒林譜述未詳其立朝
事蹟故世之人論先生道學文章則只言踐履之篤
詞華之美而不知其施諸猷爲論先生名節風聲則
只言出處之正知見之明而不知其本於學力俱非
所以深知先生者也謹就先輩著論文字參之記註

採摭而言之蓋先生德性溫粹風儀峻爽揚休之立而霽月之輝也竹梧之停而朝陽之音也姿稟旣厚而學問純正越自少時不屑於章句之學而專工於向上之事以及躬切已爲務正心誠意爲本而主之以敬居閒處獨其整勅愈嚴正衣冠終日儼然危坐雖祈寒盛暑家人不見其跛倚之容造次顚沛之際亦未嘗尺寸放過讀書必反復尋繹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沈潛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語文字之表六經語孟之外尤以小學心近爲最初用工處又以文公家禮爲節文之根柢夫以英特之才

濟以縝密之工端的之學加之篤實之力內而心性精微之理外而天地事物之變遠而歷代治亂之故靡不毫分縷析精思力踐及其存習旣久充擴益厚則矜持者寬舒而不窘邊幅嚴厲者和平而不露節角德器渾成華闡益章而謙謙然猶若不足益自磨礱浸灌不得不措也嘗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吾自初學時常畏此言又曰後世諸儒論學旁引曲證固有求多於前人者而瑣屑煩剩無甚折衷當謹守朱文公法門講究服行可也凡後進之及門者隨才教誨淺深長短循近各盡其量無

少厭倦每以不獲終養先公爲終身恨奉太夫人婉容愉色先意承順凡供養衣服百需悉以獻之以與其所欲與食則侍食寢則侍寢枕簟衣衾手自歛褶佳辰令節設宴合族以娛之古今嘉言善行閭巷間新語異聞及山水遊觀瓌詭之狀無不畢陳以慰悅其心太夫人淑愼齊靜動遵禮法教訓先生必以義方雖已貴而戒勅愈嚴鄉人稱之曰非是母不能生是子也晨昏必謁家廟祭也必先期齊沐克致誠潔前後居官以冰蘖自持一物不以貨家惟祭爲兢兢曰不肖獲位竊祿皆先世之遺也與一弟愛友篤至

弟亦聰悟志學每言吾兄卽吾師也閨閫之治別而有恩宗族之際和而克敦家素貧至不繼炊餐而恤窮濟患猶恐不及其在嫌疑之地尤致謹焉貞夫人與南相九萬夫人爲姨從而南相登顯以後絕禁夫人之書疏使不得通問待人接物誠意藹然忠信禮敬無間貴賤樂道人之善喜若已有惡聞人之過聽如不聞氣度凝重識量寬容汪汪若河海之納汚表裏純貞不設畦畛渾然是一團和氣而處心制行正大光明凡於義理是非辨別取舍一刀兩段確乎其不可奪也故其立朝事君也正色端笏特立敢言謂

世道或可挽回謂綱紀或可復振而勤懇章奏憂愛
備至奮剛毅之勇而不懾威勢執公正之道而不阿
私好皭然泥而不滓不翕翕於同異之門不汲汲於
得喪之塗萬馬奔中立脚不動當巳巳事變之日以
一郵官出當言職於舉世波蕩之中身遠矣分疎矣
處分巳大定矣其視孔范諸人之時何如也而獨能
出萬死犯雷霆之威凜然風節屹如頹波之砥柱至
今論者以巳巳一人稱之至如閔相加律之議又大
爲僚寀所敦迫而視義所在堅執不撓此莫非爲
聖母苦心血誠而每過 遜第必下馬雖昏夜未嘗

廢也其在銓郎不隨時低仰不以人茹吐執一寸之膠救千丈之渾潔已脫屣浩然南歸操守一定壁立萬仞於是朝廷益知先生高風卓節不可以勢利撓屈而大君子樹立無非學問中做出來也若其文章之美特先生餘事而本之經書參以百家彌涵渟蓄典重華贍蔚然起叔季之衰薾而犇驅前人心畫亦光潤圓正自成一家雖怡爲戲草波磔側勒之間森嚴齊整未嘗有一放意胡亂者雅好佳山水其在醴鄉舊居有翠壁澄流之勝日夕逍遙其間每見雲烟點綴水鳥飛鳴輒欣然自適性愛竹所居必種之窻

下曰欲令風露氣常在几案之間晩卜莵裘於太白
山中固將屛謝世事專意講學優游於寂寞之濱而
不幸遭巨創因毁而終年不克壽位不滿德進旣不
能行致澤君民之計退亦無以究竟傳後之業此實
爲後學無窮之恨也雖然先生道學家有淵源先生
名節世爭欽尙覩之者若景星鳳凰仰之者若泰山
北斗追琢之章凛烈之風歷世彌光翕然歸重而其
遺聲餘韻亦足以扶世道而淑人心則吾知先生之
道未爲終喪而天意之相斯文殆其在斯歟先生初
在川西因其地號蓶羅溪亦曰懶隱晩年又復以漁溪

懶隱自命至今學者稱爲懶隱先生云文集略干卷
藏于家配貞夫人安東權氏學生鋏之女高麗太師
幸之後有婦德配君子無違行生二男二女長晦兼
通德郎次濟兼文科察訪女長適鄭碩耆次適洪相
晉晦兼娶司禦權斗寅女生一男四女男重光 顯
陵參奉女適申命岳柳雯鄭柟柳聖模濟兼娶士人
金昌顯女生一女後娶士人金得女生四男重延重
實重慶重定女適李知遠鄭碩耆一男一女男周翰
女適權憲洪相晉四男範龜禹龜生員應龜進士世
龜側室女適黃後吉李時喆李烏士人權述妾重光

男長鎮祜次鎮禧餘幼重延一男五女男幼女適朴
漢明金文燦姜植餘幼重實四男一女男鎮奎餘幼
重慶三男一女男鎮紘鎮箕餘幼女適權履度重定
二男幼子孫皆有文學行義克世其家世澤生也後
不及摳衣供灑掃之役於先生之門而嘗竊惟先生
之學實傳吾先祖退陶先生餘緒博約兩至知行兼
備蔚然爲斯文師宗至其所扶植大義又卓卓爭日
月而亘宇宙可以廉頑敦薄於百世之下矣好德慕
義秉彝所同誦遺書想餘風彌切高山景仰之思今
乃於先生易簀後六十餘年始得纂次事行以小酬

平生欽仰之誠其亦幸矣而凡其記實論贊之語一依前輩所錄不敢妄有增溢以重僭越之罪云爾

上之四十四年丁亥二月日後學通政大夫前行司諫院大司諫知製 教李世澤謹狀

諡狀

上之八年甲辰嶺南儒生權履度等三百九十六人伏闕上章言伏以我 英宗大王十七年承旨臣元景夏奏言故承旨臣李東標昔在 肅廟己巳疏救忠臣吳斗寅朴泰輔李世華李尚眞事大臣金在魯重臣金始烱趙尚絅合辭言東標樹立宜贈峻秩

上可其奏 贈吏曹判書兼銜依例其告身特 命
書力主淸議樹立卓然八字以褒之於是乎其立朝
大節昭揭日星與所救諸忠幷垂百世矣然其行治
本末有未悉陳于 紸纊之下而易名之典尚闕於
昭代昔宋臣孔道輔官中丞鄒浩右正言特以直節
幷得顯謚於當時今東標所處之義無愧昔賢而其
學問之純深又非兩人之比也 先朝榮贈已躋正
卿伏願亟擧東標 贈謚之典以樹風聲俾振頹俗
臣等謹昧死以 聞疏朝上夕 報可事下太常具
僚聳瞻士林增光有隣職忝館閣惟是賢士大夫德

業名行固將樂爲之揭列況於敍是狀也其敢以辭

諸謹按公字君則號懶隱其先眞寶人也高麗末有

諱子脩文科討紅巾賊錄功封松安君六世祖諱堣

以經學文章顯於 靖陵世稱松齋卽退溪文純公

叔父也曾祖諱逸道奉事 贈左承旨祖諱之馨參

奉 贈吏曹參判當昏朝抗疏請斬李爾瞻考雲翼

隱德不仕出後從祖叔父諱之馧妣順天金氏生員

基厚之女以 崇禎甲申四月五日生公姿相奇偉

德器天成盖自志學慨然以聖賢爲期恥以一善成

名旣受考處士公遺托則益自刻勵與其弟世標日

必雞鳴起盥漱整衣冠聯席講磨至忘寢食及第殁
而公始俛就舉業所以慰母志也乙卯中生員士望
益盛將赴東堂試考官先語人曰吾得壯元無出李
某者公頗聞之至試日故梳頭千數不及門而退時
人以李千梳笑之丁巳增廣會元旋罷榜癸亥增廣
又居會元及分館當路貴戚忌之以嶺南士論皆公
所主遂抑置成均館四年未得調仍斥除昌樂察訪
己巳 上命極選史局才公膺薦首又將置公南牀
而議者欲用公不次奏陞典籍翌日特 除弘文館
副修撰公辭以驟進不赴 召及五月 仁顯王后

遜位吳忠貞公朴忠定公等上疏極諫幷廷鞫時
天威震疊　下令有復言者論以逆律公在鄉廬聞
變攢疏將極言之念太夫人年高恐貽至感夫人樂
聞之趣公上途既至京莫不失驚競力挽公者公遂
上疏自劾曰臣帶職在外國有大事而不得與諸臣
伏閤之列請治臣罪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吳斗寅
朴泰輔等　殿下已俯燭其至誠惻怛之意貸其死
而流竄之然數日之內相繼道殞以　殿下好生之
仁亦必惻然於中矣宜少霽威怒明示悔悟之端亟
加隱恤之典　殿下既赦李世華之罪而李尚眞宋

蒙全釋亦豈一視同仁之道哉噫遇事爭論人臣之
分也扶植倫綱 殿下之事也以 殿下今日之事
舉皆順旨而無一人敢言者則天下萬世將謂立
殿下之庭食 殿下之祿者忠乎否乎今日廷臣猶
有以不能冒死極言爲恨其心豈皆不忠於 殿下
而不恤國家之計哉 殿下獨柰何重一言之悔輕
失四方之望乎又言趙嗣基語犯 宮闈有駭觀聽
臺啓之遽停臣竊惜之疏上 上震怒事將不測久
之 上意釋罪至罷黜尋叙拜兵曹正郎還拜修撰
時議者將 啓老峯閔公必欲置之死三司齊會請

公參啓公正色曰當 坤聖遜位之日諸君不能碎首力爭旣失人臣殉國之義今又欲殺此人其如聖母何同僚有持之尤力者進筆硯於前曰君勿固辭第爲我草辭公厲聲曰君欲報私讎何乃借人筆爲遂卽日棄官而歸連拜司諫院獻納修撰皆辭不赴公憂念國事絶意榮進愛靈泉水石築室爲藏修所若將終身焉庚午又 除獻納校理上疏丐郡便養得襄陽有白公經學不宜久外者乃以獻納 召兼西學教授移修撰㞃 辛 章陵 上過六臣墓賜祭仍 命復官朝議執不可以爲春秋爲親者

諱公獨進曰 光廟旣誅六臣復奬其忠節今日之
舉豈不有光於 先王乎 上嘉納之拜校理請暇
歸覲秋又以獻納 召移除校理 上命賜第諸人
以優戲前導公 啓曰倡優雜戲聖人所惡恐非以
正率下之道嘗因雷異上劄論修省之道曰開言路
曰恢公道曰振紀綱言多切至 上虛心聽納焉公
不欲與時浮沈屢請覲暇因爲長往之階 上每惜
其去 命侍春和時將母上京仍 賜其母穀帛以
優寵之又以獻納 召拜吏曹佐郎兼侍講院司書
掌銓者議遺李柳二人淸選公以柳無文學李嘗避

已巳大論執不許又議通閔章道其父黯方執國命公曰章道素無行蹇甚峻強之不得則至怵以禍福公慨然曰吾羞與此輩同事即日呈告冒雨南歸被簑登船送公者皆歎息相謂曰今日復見小退溪旣歸講學者日坌集拜獻納副校理校理兼教授尋移獻納復除吏曹佐郎兼文學校理又移吏曹佐郎皆不赴癸酉陞議政府舍人司憲府執義侍講院輔德又拜執義前後馹　召至十三遂不得已應　命希載秉戎權多不法公痛繩其奴之張甚者聞者快之移司僕寺正又乞暇歸省轉司諫兼中學教授上辭

疏論時政曰朱子有言士大夫出處去就關風俗之盛衰竊見近日臺閣之臣一違 召牌輒從吏議非所以使臣以禮之道也臺官之失職固已久矣而殿下之待諫臣亦非盡其道十臺諫固爭而不得一大臣片言而有餘有訑訑拒人之色無虛懷聽納之美今日言路之杜絶豈盡諸臣婾婀之罪哉君臣之間情志未孚督責隨至羣下盡懾猶恐或咈且 殿下屢進退廷臣方其柄用也若將加諸膝及其擠而斥之也若將墜諸淵易置之際誅殺大行國脈安得而不病人心安得而不擾 殿下爲諸臣怯恩讎則

得矣而國之危亡將隨其後豈不大可寒心哉而况
內言之出外言之入皆細人邪逕之媒也人主一爲
所中則其計售矣伏願 殿下痛抑之拜成均館司
成移執義拜應教又移執義還拜應教尋擢同副承
旨謝 命日 賜貂帽 命榻前戴之陞右副乞養
出爲光州牧使蠲徭革瘼治化大行與觀察使爭事
可否投紱歸乙亥 除戶曹參議不拜丙子 除三
陟府使先是公屢擬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參議及外
補咸惜其出而公則終始一節在難進易退爲養親
且以邑間有湖海勝欲得效一郡爲報 國恩也值

歲大飢流逋殆空公竭心安集捐俸賑活盡罷蔘蜜
魚藿之征使自爲生疏請救荒便宜　上皆從之文
巖鄭相公澔時爲御史　啓褒公績旣解歸士民追
思鑄銅碑頌其德戊寅冬遭母夫人憂公少孫篤孝
事母夫人四十年愛敬備至及是廬于墓側朝晡省
號雖甚風疾雨不廢也庚辰七月十七日竟以毁瘠
卒享年五十七訃聞　上驚悼特　賜賻配　贈貞
夫人安東權氏有二男二女男晦兼通德郎濟兼文
科察訪女鄭碩耆洪相晉晦兼男重光　顯陵參奉
女申命岳柳霙鄭楠柳聖謨濟兼男重延承　傳僉

樞重實重慶重定女李知遠重光男鎭祜鎭禧餘幼重延男鎭奎重實男鎭璜鎭絡重慶男鎭紘鎭箕鎭崑重定男鎭世鎭祜男漢壽鎭奎男漢紀鎭紘男漢求公氣禀温粹器度凝重早年聞道專意向上以高明正大之識加充養篤實之工切己反求誠敬交持居閒處獨整飭愈嚴存習既久表裏如一讀書則反覆體認超然自得六經語孟出入研窮而必以小學心經近思錄諸書爲入德之階梯究極乎天人性命之原辨覈乎公私義利之分常居靈泉別業靜坐讀易與門人講討幽深著太極辨說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之解又嘗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
利也吾自初學時常畏此言此可見平日之所養也
爲文章本諸義理務去浮華贍暢典重卓成一家其
在朝也王立班行風裁峻整橫經論思志切匡格指
陳時事語輒剴切惟是雅尚嘉遯絶意榮祿故立朝
十六年從仕之日不滿二百盍其學問醇正出處光
明家庭淵源克紹先正而蘊爲德行發爲事業當其
棄銓南歸也舉世莫不以小退溪推之者豈惟公難
進易退之節哉其處義之正持論之嚴可以立懦廉
頑震服一世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之

謂歟至於已樹立尚論之士尤有所難於公者益
諸忠諍論出於遂事之前公之抗章在於朝禁之後
當此之時公之所視者義理而已義理之正素講於
中則雷霆之威不撓于前所謂獨立不懼確乎其不
可拔者寔公學問之出來耳今其遺風餘韻愈久愈
顯固有以淑人心而扶世敎　先朝旣褒其淸議
聖明又奬其行義曁乎今日鄭惠之典而百世之公
議大可見矣謹摭其學問言議之大者以告執事謹
狀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

提學知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 世子左賓客徐有隣謹撰

神道碑銘幷序

世之數 明陵人物至懶隱李公一辭言曰名臣名臣不謀而萬口協蓋公當己巳變抗疏直言已又斥權貴子欲以寸膠澄濁河泰山北斗之望非公之歸而誰歸雖然此特公之學問中一事若以是知公不亦淺之矣乎公之先貞寶人在麗季勳封松安君者曰子脩四傳至堣號松齋以文學顯卒官亞卿於公六世祖也曾祖逸道官奉事 贈承旨祖之馨當昏

朝抗疏請斬李爾瞻 仁祖御極除參奉 贈吏曹參判考雲翼出后從祖叔父之韞阜學不仕妣順天金氏生員基厚之女以 崇禎甲申四月生公於醴泉里第諱東標字君則年十四五博通經史慨然志爲己之學及長益自刻勵常曰丈夫當以聖賢爲期一言一行動遵繩尺勉承太夫人旨嘗赴東堂試考官歆公名先期語曰壯頭當有所歸公聞而哂及試日晨起梳髮故淹千數試圍門已閉人指笑號李千梳 肅宗乙卯中司馬丁巳魁增廣旋罷榜癸亥始登第當路忌之屈隸昌樂察訪已巳 上進退廷臣

命極選翰林材公膺首薦會首相權公大運白
上曰李某文學行誼當世無雙宜置玉堂南床而進
用方急宜用不次例儒臣權公瑎繼曰某有經國大
才如用之雖三代治宜無不做特 命陞典籍明日
擢拜弘文館副修撰公辭不赴旋移司諫院獻納而
已 中宮遜位諫臣朴泰輔吳斗寅李世華李尚眞
諸公或死或竄 下令有復言者律以逆公時在嶺
外聞變立治疏趣駕赴京詣 闕投進略曰臣當國
有大事之日不得與諸臣伏閤之列請治臣罪以爲
人臣不忠之戒吳斗寅朴泰輔等貿死流竄卒死於

道豈少霽威怒加以恤典李尚眞之減宥旣從儒臣之請李世華之放釋亦允大臣之劄而但尚眞未蒙全釋亦豈同仁之道哉以 殿下今日之事立 殿下之庭食 殿下之祿者擧皆順 殿下之旨無一人敢言則 殿下謂 殿下之臣何如哉今日諸臣固未嘗不急言竭論而猶以伏閤驟止爲恨其心豈皆不忠於 殿下哉分義當然故也而 天威震疊以言爲戒柰何重一言之悔而輕失四方之望乎又及臺閣之停趙嗣基遠竄之 命非是疏入 上震怒批曰伏閤驟止之恨不恨何敢擧論於今日事將

不測筵臣有救解者 命罷黜而止初公方治疏恐貽太夫人慽從容稟告太夫人許之及上京親知見者驚失色百計沮挽而卒不可得則就其中力抹危言王山新阡羊馬嵯峨驪陽舊宅氣像愁慘等語卽其一也公每以不得陳初本爲恨敍拜兵曹正郎遷修撰時三司會方議閔相鼎重按律諸公要與同公正色曰今若論此人罪禍不止此人如 聖母何有僚友進筆硯强之公曰安有 經筵官代人執筆者乎遂棄官歸連拜獻納修撰知製 教公念國事悒悒憂傷無仕進意庚午春以校理乞郡 除襄陽府

使辛未大臣奏曰經學之士不宜久於外　上以獻
納召仍兼西學教授俄移修撰扈　駕謁　章陵輦
過六臣祠　命議復六臣官諸臣言春秋爲親者諱
公獨曰　世祖以亂臣誅以忠節許今日　聖教羣
下將順未知其不可也　上嘉納焉秋　上親視學
及　駕還命賜第人率優戲前導公以校理進曰倡
優聖人所惡欲以此聳諸生觀非以正率也九月因
雷變劄論修省之道曰開言路曰恢公道曰振紀綱
書凡數千言指摘　衮闕切劘時病　上優奬焉公
白而長身神采煒如每入　經席自天人性命之蘊

義理王覇之別經國御世之謨無不反復演繹敷奏
懇懇 上虛心傾聽及退必目送之其乞暇歸覲也
教曰李某合置經席以備顧問而親在嶺外陟岵
息切安能專意職事其令將母來公疏言母病不任
上途 批曰毋違予命仍 賜太夫人衣食殊厚公
設壽酌以榮之冬以獻納召還遷吏曹佐郎兼侍講
院司書銓郎例主通塞人 公矯矯然以激濁揚淸爲
已任銓長欲通李柳二人淸選公執不許又欲通閔
章道公曰章道素無行爲士類所賤不可以時相子
故冒錄銓長恚怒卒無奈何則使人諷諭曰於閔若

見許吾亦惟其所言章道黯之子也當是時黯執國
命權焰熏灼公避遠若浼已至是歎曰長銓職秉公
欲以私誘人吾羞與從事卽日呈告出國門時壬申
六月大政隔數日天又雨披簑登舟朝之出餞者相
顧嘖嘖曰今之小退溪也蔡學士彭胤贈以詩曰却
回驚棹出瞿塘蓋記實也自是至癸酉春累遷獻納
校理吏郎舍人執義輔德一官而累除除旨凡十三
公方在靈泉別墅端坐講易若將終身以 上眷彌
隆不得已赴召朝野皆想望市井童兒相爭鬨至曰
汝有李舍人德望乎由舍人又移執義司僕正在朝

一月輒乞暇歸未幾拜司諫兼中學教授上疏論時
政入縣道進其指斥廷紳則有曰濁滓橫流干進務
入其責難　上躬則有曰　殿下寬然自聖於億兆
之上豈不爲便而其於覆國喪邦何哉易置廷臣之
際誅殺大行爲諸臣快恩讎則得矣而危亡將隨其
後矣而況內言之出外言之入皆細人邪逕人主一
爲所中其計售矣顧　殿下抑私逕明四聰焉當路
貴戚噎甚而儕友之持淸議者益倚重焉　除司成
累遷執義應敎乂還朝陞拜同副承旨　上面賜貂
帽以寵異之俄陞右副公雖不與用事者合望實隆

茂通擬大司成副提學吏曹參議皆極選然自念蹤跡臲卼不樂久於朝且太夫人年老乞養甚切 上惻然許之會湖臬缺欲以畀公曰不如小邑便遂除光州牧使甲戌春赴官七月因事投紱歸時朝局又改儒相朴公世采薦于 上曰某學問士已巳疏義理明正且才行備餘人不若也乙亥拜戶曹參議丙子 除三陟府使公前莅襄陽光州政化清簡歸而民不忘及是適歲大侵捐俸省徭勞來甚至又疏陳救荒便宜 上皆從之於是流逋者衽席呻吟者歌詠繡衣以治最奏焉戊寅賦歸民慕德惠碑以銅

公既歸喜安東之春陽山水自醴泉將移居十月丁
太夫人憂公嘗侍先公疾血指和藥以進及不效毀
甚幾殆者數至是廬于墓朝晡省號雖大雨雪不廢
家人潛試薑桂輒覺不食竟以庚辰七月十七日卒
于廬壽五十七訃聞 上悼惜特賜賻合葬安東春
陽漁老洞夫人墓 英宗十七年承旨元景夏白公
樹立卓然仍請崇贈以勵一世金相國在魯及諸重
宰合辭稱某在當時凛持淸議之三數宰郎與公異
趣者而其象賢如此 上特贈大冢宰大學士 命
書力主淸議樹立卓然八字於 贈帖又 命調其

子孫焉公以端的之學加縝密之工閉戶沈潛主靜主敬於四子洛建之書不得不措也以其妙用之發於外者見之家居而事太夫人惟志是養人莫不感其至孝以之事君正色端笏特立自持義之所在則雷霆可犯也國耳忘身則權倖可斥也其所以或出或處事皆中節者非敬直義方充養有素曷以哉向使公行吾所學展布肢體其致澤君民之業奚止於一二名節之焜燿來許而惜乎釋褐十數年造朝供職日未滿二百在外僅五考而止而卒又因毀而終年不克壽位不稱德天之將喪斯文而然耶自號懶

隱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贈貞夫人安東權氏
鋏之女生二男二女長晦兼次濟兼文科察訪壻鄭
碩耉洪相晉又有側室女三人壻黃後吉李時喆一
爲士人權逑妻晦兼男重光有學行累除官輒棄歸
四壻申命岳柳雲鄭禍柳聖模濟兼男重延僉樞重
實重慶重定壻李知遠鄭碩耉男周翰壻權憲洪相
晉男範龜禹龜生員應龜進士世龜重光男鎭祜鎭
祚餘幼重延一男五女重實四男一女重慶三男一
女重定二男嗚呼濟恭雖生後於公竊嘗挹公之風
仰公之德嘐嘐然曰微斯人吾誰與歸公之曾孫鎭

祜以銘事見屬惟托名公隧碑之刻是榮是幸不辭
而遂爲之銘銘曰
允矣退陶道接閩洛一門再毓公實私淑矜儀　天
陛威鳳獨鶴遭時孔艱痛矣　瑤華雷威所震鉅鑊
庭羅公馬載驅血封在袖赫赫名義撑揭穹宙誰導
濁流試我砥柱兩簑遐舉登舟不顧不有君子國何
以光世局翻覆滿目海桑鄒魯完名吾道益昌　英
考追思贈秩有煌生不展布殁猶　恩榮我挹遺風
星斗在上刻詩墓門萬世瞻仰
今

上九年山南諸章甫疏陳公德行名節仍請易名以慰士林望　上諭以行謚予所稔知遂　許之太常議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法當謚忠簡　教曰可於是　聖朝崇德襃忠之政無餘憾矣 在贈謚碑文已成後故有此追記

後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奎章閣提學蔡濟恭撰

墓誌銘 幷序

粵在　肅廟己巳　坤聖遜位時則有吳斗寅朴泰

輔等上疏極諫受庭杖或死或竄　上下令曰更有敢言者以逆論中外震懾莫敢言時懶隱李先生以玉堂在嶠南馳入京上疏盡言幾陷不測論者曰吳朴諸公言之於禁令之前猶可能也若先生言之於禁令之後非視死如歸者不能也重孝自齠齔得聞家庭間說先生事未嘗不髮竪目瞠先生歿七十年始得先生狀讀之先生所以能不懾不懼冒鐵質犯雷霆者乃其平日學問之力明於理而勇於義不可以名節言也又爽然自失矣先生系出眞寶有松齋先生諱堣以經學文章顯於　靖陵朝郞先正文純

公叔父而於先生爲六世祖家學淵源有自來矣曾祖諱逸道奉事　贈左承旨祖諱之馨參奉　贈吏曹參判當昏朝疏請斬爾瞻一世壯其節考諱雲翼隱德不仕出后從祖叔父諱之蘊妣順天金氏生員諱基厚女以崇禎甲申四月五日生先生姿相奇偉德器天成十四五已慨然有志於爲己之學甲辰處士公棄世臨歿顧語兩子曰須勉學成就則吾死無恨矣先生泣受教自是與弟處士君日必雞鳴而起正衣冠謁廟問寢退而昆季聯席講劘至忘寢食常曰丈夫志學當以聖賢爲期盍不欲以一藝一善成

名也處士君不幸早世先生乃俛就舉業所以慰大
夫人地乙卯生員士望益蔚嘗赴東堂考官私相語
曰元魁當屬李某先生聞之至試日故遲理髮不及
門人以李千梳笑丁巳增廣會元旋罷榜癸亥大闡
當路忌之斥昌樂察訪已已　上命選史局才實薦
首又議選南床以急於晉用超陞典籍翌日特　除
弘文館副修撰辭以驟進不赴　召未幾有五月事
先生在鄉聞變搆疏欲冒死言之請大夫人乃得許
疏中有王山新阡羊馬嵯峨驪陽舊宅氣像愁慘等
語既至京知舊見之失驚多抹去危言或力止之盍

先生疏在遂事之後其處義之難與吳朴不同故也
先生竟詣 闕上之其略曰臣帶職在外 國有大
事而不得與諸臣伏閤之列請治臣罪以爲人臣不
忠之戒吳斗寅朴泰輔等 殿下已俯燭貸死而卒
死於道請明示悔端而加以恤典李尚眞減省之典
李世華放釋之 命莫不欽仰而尚眞未蒙全釋亦
非一視之道今日諸臣猶以伏閤驟止爲恨豈皆不
忠於 殿下哉 殿下獨柰何重一言之悔輕失四
方之望乎又言臺臣遽停趙嗣基請竄 啓臣竊惜
之疏入 上震怒嚴批將加重典賴筵臣救解罪止

罷職敘拜兵曹正郎修撰時三司將按律閔相鼎重
先生立異曰 中宮遜外而不能力爭殉國又欲論
此人其於 聖母何諸議猶强之遂棄官歸連 除
獻納兼知製 敎修撰不赴先生憂念 國事絶意
仕進愛靈泉水石築室爲藏修所若將終身庚午又
除獻納校理即上疏乞郡得襄陽奉板輿之任養豊
而政簡辛未春大臣白經學臣不宜久外以獻納
召兼西學教授移修撰扈幸 章陵 上過六臣祠
賜祭仍 命復官朝議執以春秋爲親者諱先生進
曰 光廟誅以亂臣獎以忠節誠盛德事今日羣下

之將順 聖教未知其不可也 上嘉納之陞校理
請暇歸覲七月以獻納召又校理 上視學設科唱
閔章道名卽柄相子從臣侍 上前者爭下爲後拜
先生與洪校理重夏獨不動 上目之及還宮 命
唱第人以優戲前導先生 啓曰倡優聖人所惡非
以正率下之道九月有雷異劄陳修省之道曰開言
路曰恢公道曰振紀綱末以人主一心爲天下萬事
之本優 批奬之先生在公朝山立王峙遇盤錯迎
刃剖析侍 經筵講讀明敭隨事啓沃章奏剴切無
非儒者格君語 上每虛心傾聽十月又請暇 上

特下備忘曰李東標文學合置經席而今又歸覲使俟病間將母上來一以便定省一以盡職事先生疏陳其數不敢當且母病不任上道請寢 成命答曰徐待春和將母上京毋違予命因 賜衣資食物又請收還不許乃獻壽詩榮之又以獻納召移吏曹佐郎兼司書壬申夏銓長吳始復欲通淸李柳先生以柳無文望李曾避己巳大論執不許又將通閔章道先生曰章道素無行見棄士流不可塞甚峻强之不得則至使人怵以禍福先生歎曰羞與此人同事卽日呈告冒雨而出被簑登船人皆嘖嘖曰今日復見小

退溪既歸會諸生鼎山行庭揖禮講論不倦連 除
獻納副校理校理兼教授又獻納吏曹佐郎兼文學
校理兼弼善吏曹佐郎皆不赴常居靈泉讀易有答
門人金爾甲太極辨說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解癸酉
陞舍人執義輔德又執義前後駢 召至十三遂不
得已膺 命又舍人執義希載怙勢亂法先生重繩
其奴聞者快之移司僕正又受暇歸省轉司諫兼中
學教授上辭疏因論時政曰禮使臣崇廉隅納忠言
抑邪徑其槩也當路益噎媢改司成執義應教冬還
朝尋擢同副承旨謝 命日 賜貂帽令於 榻前

戴之陞右副乞養爲光州鐲循革瘼治化大行甲戌秋投紱歸乙亥 除戶曹參議不拜丙子冬 除三陟府使先是屢薦擬玉署國子長銓曹佐席及外補人惜其出而先生爲養俛赴値歲大饑竭心賑活罷參蜜魚藿之征使自爲生疏請救荒便宜 上從之由是流亡還集邑無捐瘠鄭相國澔時爲繡衣褒其績戊寅秋解歸先生終始一節難進易退釋褐十六年造朝供職之日不滿二百在外僅五考旣歸喜春陽山水遂定移居計冬遭艱廬墓庚辰七月十七日以暑癨卒享年五十七侍從以成殮計聞 上驚悼

特賜賻以九月葬同里負丑原配　贈貞夫人安東
權氏學生鈌女有女士行戊寅先卒祔葬生二男二
女晦兼通德郎濟兼文科察訪女適鄭碩耆洪相晉
通德郎娶司禦權斗寅女生一男重光參奉四女適
申命岳柳霙鄭楀柳聖模察訪娶士人金昌鉉女生
一女後娶士人金偉女生四男重延僉樞重實重慶
重定女適李知遠鄭碩耆男周翰女適權憲洪相晉
四男範龜禹龜生員應龜進士世龜庶女適黃後吉
李時喆李爲士人權遂妾重光男鎭祜鎭祚餘幼重
延一男幼五女適朴漢明金文爍妻植餘幼重實四

男一女男鎭奎鎭璜餘幼女適鄭必秀重慶三男一女男鎭紘鎭箕餘幼女適權履度重定二男幼先生字君則初號蘿溪後稱漁溪懶隱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氣稟溫粹器度凝遠自在弱冠不屑章句之學專心性命之理以爲聖賢必可能家學必可繼以高明正大之識加充養篤實之工及其存習之久則誠立於內而敬主于外雖幽獨燕閒之中而儼然危坐人莫見其惰慢之容於書則聖賢經傳之外以小學心近爲準的而節文於文公家禮嘗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吾自初學時常畏此

言又曰後世學者旁引曲證固有求多於前人者而瑣屑煩剩無甚折衷當謹守考亭法門講求服行可也門人李瀣嘗曰先生一心向道如水必東而不可禦也立志之篤制行之高四十年如一日未有如先生者亦可謂善觀君子者矣若其孝友之篤至乃性分固有文學之緒博亦道德餘事非所以論先生者先生在朝則以正君心立人紀爲急在野則以明道學起斯文爲任故前後所樹立如彼卓然而奬勸後進隨才成就者又不止十數陶山一脈賴而不墜繄先生力也重考竊嘗以爲先生之所樹立扶名敎於

一時其興起斯文之效則淑人心於百世人心淑則
公議立而私意熄邦國有和平之福世道無傾陷之
憂若使異時諸人稍知義理之爲何事豈至使先生
有此樹立哉然則所謂樹立者不過所値之　幸而
其興起斯文之功反有重焉者百世之下尚論先生
則其成德之醇儒後學之宗師歟人或以先生德足
以範世才足以經邦在朝日淺動輒忤時不能有爲
而爲不遇惜噫先生特道不行豈云不遇哉當己巳
晉用之日大臣白以當世第一人矣筵臣謂之經國
大才可做三代之治矣在經幄日世稱講官第一矣

其平日之望重如此而朴文純世采癸酉筵白曰李
某有學問實領南巨望己巳疏初則盡言雖被人刪
抹大義亦明正元尚書景夏辛酉筵奏曰李某力主
淸議疏救己巳四諫樹立卓然宜加崇贈風勵一世
金相國在魯曰持論極淸不但疏救諸人又力塞閔
章道 上以持淸議可尚命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
都摠管因以力主淸議樹立卓然八字 命書贈帖
之末又 命錄用子孫于以見一國之公議而 聖

眷之曠絶又如此亦可謂千載之遇也夫銘曰
眞城之系多聞入松齋退陶叔姪親家學淵源世濟
美醇儒嫡傳夫子是瑟彼之瓚中黃流南則兼金西
則球貢于明廷承　主眷國有良臣百辟勸桂華天
霜陽兩曜殿庭白日撲殺獠血指琅玕叩閽呈扶持
大義昭日星言之不行卷而蓀山林寂寞存吾道攝
齊同志爭趨慕春陽一曲鄒與魯興起斯文爲已任
一代宗師寔無忝八字　聖褒優崇贈傳道之功較
孰勝鑱石飾辭納幽竁我言匪諛詔百世
崇禎後再庚寅正月日資憲大夫前行禮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洪重孝撰

墓表

我

元孝王名臣其一懶隱先生李公諱東標字君則以

崇禎甲申四月生越五十七年庚辰七月卒此春陽

漁老洞負丑原卽其墓也夫人權氏祔先生博通經

史動遵繩尺以聖賢自期乙卯中司馬癸亥登第入

翰苑選大臣筵臣以文學經國才交薦擢弘文修撰

轉右司諫時 中宮遜位諸諫臣或死或竄又有敢

復者以逆治 命先生趣駕進疏論 上失德 上

震怒事不測賴筵臣救止罷黜後敘復修撰三司方
擬按　中宮家大臣先生毅然立異庚午爲便養乞
郡得襄陽旋以大臣奏召還因　上問對六臣宜
復又因雷變陳開言路恢公道振紀綱三策　上皆
嘉納之及爲銓郎枳當路子淸選大政隔數日天且
雨卽出國門被襆登舟歸朝之出餞者皆嘖嘖曰今
之小退溪也歷舍人執義輔德轉司諫疏論廷紳溷
濁　衮躬闕失讜直無所避由應敎陞代言通擬國
子玉堂長及吏議皆極選而先生不樂在朝又乞養
得光州因事投紱歸甲戌　中宮復位一儒相白公

義理明拜戶議旋出爲三陟疏陳救荒便宜勞來甚
至其民忘歉歲直指以最　聞戊寅丁母夫人憂先
生性本至孝及是廬墓毀甚竟不勝訃聞　上悼惜
特賜賻　章孝王十七年相臣筵臣又交申故儒相
所白　贈大冢宰大學士　命書力主淸議樹立卓
然八字於贈牒　莊孝王十二年因嶺儒疏　贈謚
忠簡皆異數也先生白而長身神采煒如器度凝重
襟懷淸爽加之以學問之工充養之力舉一時皆以
醇儒稱之每入侍　經席天人王霸之辨經國御世
之謨無不反覆敷奏　上每犂然注意公及出目送

之至 命將毋來輦下而先生一於恬退立朝未滿二百日晚卜春陽山水將逍遙以送老不幸中道折然先生生於退陶李夫子之家氣脈淵源卽古所稱尚類者其處世行藏之間動皆俊偉光明有泰山北斗之望誠可謂不負大賢遺聲以垂百世之休光矣又何憾焉所著有太極問辨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解藏于家李氏出眞寶松安君子脩爲鼻祖四傳而至諱堣官亞卿號松齋實爲退陶叔父後有諱逸道贈代言之馨 贈吏參於公爲曾祖祖考諱雲翼出后從祖叔父之縕不仕妣順天金氏生員基厚女權

夫人系出安東鋏女生二男晦兼濟兼察訪二女鄭碩者洪相晋側室女三黃後吉李時喆一爲士人權逑妾晦兼男重光參奉女申命岳柳霙鄭稱柳聖模濟兼男重延僉樞重實重慶重定壻李知遠鄭碩者男周翰壻權憲洪相晋男範龜禹龜生員應龜進士世龜重光男鎭祜參奉鎭禧餘幼重延男鎭奎重實男鎭璜鎭紹重慶男鎭紘鎭篔鎭崑重定男鎭世宗魯以晩生景仰公夙矣日先生玄孫漢壽要一言表其墓竊惟先生事蹟備載家國乘無庸更贅而我先祖文莊公夫人爲松齋曾孫女文莊公神道之刻先

生實書之義亦有不敢辭者謹撮而記之如右云

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晉陽鄭宗魯撰

懶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八